

耳听八方

# 谁梦到古时的微笑

李皖

方口音，状江南小景。现在，欢庆唱这《竹枝词》，川音终于成了主调。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也一样，这首诗的情境本来就描述四川，所以唱出浓郁川味儿，也算是味正；怪中不怪了，其中一段朗诵，这首诗就用川音念了，伴着那潺潺雨声，真是别有一番意趣。

李商隐《无题·锦瑟》、王维《渭城曲》、汉乐府《江南》的吟唱，川音不张，虽然总体来说吻合了古代华夏吟唱之风，但与古曲和仿古曲的古代诗歌吟唱，比如姜嘉锵唱过的那些，还是有些不一样。欢庆的曲与唱比较平实、朴素，缺展开和跌宕，更像是发生在生活中的那种样子。而旋律制曲，和川音还是有点关系吧，有种享乐、安逸、巴适的味儿。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，这样的曲风缺点明显，沉郁不足，格局不开阔，雄健之气全失，完全不像是放歌在燕京的幽州台上。欢庆的陈子昂，眼前像是没有边关、大漠和金沙，北方的辽阔和历史与未来的茫茫，也全然不见踪影。

但这样的评价，仅仅也就是针对唱词才适用。《谁之歌》的趣味意旨，唱词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往往只是在全曲的后半段，才出现。它浓墨重彩、铺陈展演、做足排场的，是它的曲子，这曲子沉淀、会聚、荟萃了欢庆这许多年在音乐上的更多心思。

前文说了，专辑《谁之歌》的乐器主要用了两件：“最为内敛含蓄的汉族乐器”箫和两河流域人类最古老的弹拨乐器里拉琴。箫的吹管气鸣，具非常浓重的器物质感。而它对气流的敏锐反映，则突出了自然、环境的属性——这外在的、更大的物的存在。至于里拉琴，欢庆是自制的，跟吉他的声音相仿，不同之处也是一种器物感，乐声中有一种比吉它更突出的粗粝的物的质感。这让这音乐，有一种人与物共在、共处、互感、互生、互鸣的样子。

概括地说，那乐曲所写的，也就是这种人与物的共在、共处、互感、互生、互鸣。人突出时，它是人的心境。物突出时，它是融合着人的环境——风风雨雨春夏秋冬晨昏昼夜，山川湖泊花鸟鱼虫村舍田园。这也正是中国哲学的那种理想：天人合一。人在自然中，自然也在人的心里。相并相失，各持自在。

录音上，专辑《谁之歌》追求着一种完美，一种无比细腻的器物表现。由此，那些音孔、空气、琴弦、颤动似都被显影，于是听者似乎可以清晰看到那每一个声音，抚摸它的质感、层次和波动。如此听起来，这些歌曲、乐曲具有了更清晰的音场特质，仿佛成了一个时间流动、物象流动、生命流动的时空过程，自然和生命的微尘和微茫，纷纷扰扰、因缘聚散。生命的有情有义、无情无义，似乎可以伸手触摸到。

实体唱片的《谁之歌》，则取“墨本乐集”的概念，将欢庆的乐集和施龙的墨本合体在一本银灰色精印的册子里。施龙是一位实验艺术家，他的墨本部分，是一个以毛笔、宣纸为材料的抽象中国画系列。这些画以完全抽象却无比精细的水墨笔触，试图展现墨与纸的幽微物象。与录音的追求一致，这册子在材料、铅印、烫印、凸凹印刷上务求极致，使整个商品物感十足，展现了实体唱片对工艺、工匠、有形、品质的物质完美主义追求潮流。

除了唐诗和乐府，这专辑也收录了三首今人写的词。它们跟今人更切近一些，所反映的意境也似乎更真切，表达上更活泼自如。相较于古诗，这三首近作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辑作品的本质，明白所谓中国人、中国哲学、中国文化、中国艺术究竟可能是什么。压轴曲《苍山问》有一股前篇所没有的孤愤、阴冷、现实感，虽然仍是宁静的。尽管像这样，其收结处仍只是一片苍茫，一个没有答案也不打算给答案的天地之间、人世之疑，在这一片莽莽阔阔中最后聚焦的是“太老的天/太小的人”这个镜头。而相当于开篇曲的《谁之歌》，则这样唱道：

“谁的心在酒精中燃烧/谁的谜在星辰后哭泣/谁自信明日黄昏还早/谁梦到古时的微笑”（朱鹰 欢庆词）

谁？何人斯？为什么？小小的人大大的天，人生宇宙茫茫，始终有一堆问号，最终被自己的疑问、哭泣和微笑感染、蛊惑，近乎催眠。这个，真是非常中国。

歌曲决不只是一种曲调，而是以声音——一种附加在语言上的超越语义的方式，附着了一个魂。这个魂，既是人的精神；如果还原为一种生活来看的话，也是一种生活的样式、生活的魂、生活的真、生活的气质与神韵。《谁之歌》这个集子，特别就特别在，它展示了一种特别中国的形象；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有人很清静、很纯净、很纯粹地，表现了一个干干净净纯粹正中国人的形象。这又要扯到周云蓬，当年的《牛羊下山》（2010），也有这么一种姿态。

欢庆是四川人，有点古怪的，这中国味儿里尽是四川味儿。刘禹锡《竹枝词》，欢庆唱得特别川音。遥想当年创作这种诗体，刘禹锡就是由巴蜀民歌援引演变过来的。这是由于中国文化正统一贯北方势大、中原势大，而四川势孤、偏安一隅，所以后人读这词，常常无意中将其想象成北方口音，状江南小景。现在，欢庆唱这《竹枝词》，川音终于成了主调。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也一样，这首诗的情境本来就描述四川，所以唱出浓郁川味儿，也算是味正；怪中不怪了，其中一段朗诵，这首诗就用川音念了，伴着那潺潺雨声，真是别有一番意趣。

前不久，我参观了一个美术展览。上百幅人工智能作品，林林总总。

我看到了莫奈，看到了米勒，看到了梵高……当然只是他们作品的影子。

比如莫奈，以善于画水出名，正如左拉说所，他笔下的水，是“活的，深沉的，更是真实的。”左拉看到了莫奈的水变化万端，无论画的是诺曼底翻动着泡沫的大西洋的水，还是塞纳河小港几乎沉睡的水，抑或是池塘中，长满睡莲，几乎不流动的水。这些水，因为大气光线，不再透明纯净。

那个，或者那些机器，一定大量“阅读”过大师的作品，无意识地将莫奈在表现上的某些特点进行归纳。我们看到机器画出了“类莫奈”的作品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某些只有莫奈笔下才有的细节。

然而，机器难以从情感上理解莫奈。莫奈画出的，不是自然界客观的水，而是带着画家“印象”的水。莫奈对于空气和水，有自己的独到理解，不同的季节，不同的环境，光线与水的变化无常。“印象”亦即感受也会随之变化。

机器将千变万化，变成了一定之规。当一份景色，例如一张照片出现在机器目前，机器的“绘画”，就是一次去改变照片，令它更接近莫奈。

这是创作还是模仿？或许，高明的莫奈研究者，将会使用机器，由莫奈的杰作“看出”莫奈的内心，这是很可能的。我相信，他们的发现，将会使得机器真正“画”出莫奈可能画出的作品。不过这样的作品有没有美术上的意义，还值得讨论。

除了画作，还读到了一些短诗，现代诗。诗集的作者是一个以少女身份出现的，名叫“小冰”的机器。小冰写诗很快，“凝视”一个画面，即刻出来一首诗。设计者不忘告诉读者，“她”“师从519位现代诗人，经过6000分钟，10000次的迭代学习，创作了70928首现代诗”。

小冰同时师从郭沫若、徐志摩、闻一多、戴望舒，也师从艾青、郭小川、北岛和舒婷……她的思路，会遵循谁的足迹呢？我相信，小冰一定是经常拿定主意的。将大师的诗放在一起学习，学到了句子，难以将不同的诗情分门别类地留存。例如，见到了一张星空的照

片或者图画，是“回忆”起郭小川的《望星空》，还是郭沫若的《星空》？如果她自出机杼，当然还要有自己的见识，这见识是从何而来呢？她会比那个莫奈风格的绘画机器更加迷茫吧？

据说，“小冰”被赋予了“人类的情感”和创造力，以致面对“任何”画面都可以迸发灵感。

诗人的情感并不是谁谁“赋予”的，是某种个性在生活环境中自然形成的。情感因人不同。郭沫若写诗狂热的时候，亲吻过大地。闻一多将安逸的生活视作贿赂，因而他唯美的诗中，激情有着宽广的情怀。戴望舒写出那个“丁香一样的姑娘”，寒漠、凄清，又惆怅朦胧，这和他的某些情感经历有关……

机器没有人的情感。尽管每一幅画面，都获得了一首诗，不过，没有诗魂在，即使是汹涌而出的词汇，随机组成了句子，而句子随机分行排列，依旧让读诗的人费解。

快把光明的灯擎起来了  
那里有美丽的天  
问着村里的水流的声音  
我的爱人在哪  
因为我的红灯是这样的幻变  
她是美丽的秘密  
她是一个小孩子的歌唱  
那时间的距离

这是“小冰”一首题为《我的爱人在哪》的小诗，是情诗？

我毫不怀疑，机器未来可以“写出美丽而有深意的诗句”，不过不是今天。小冰诗歌的“美丽”应该来自她阅读的那些了不起的原作，那些句子和词汇。深意何来？深意需要情怀。例如爱情，需要有最基础的性别意识。小冰虽然被定位为一位少女，不过，机器目前恐怕并没有意识到，少女的情怀中不可或缺的是对异性的萌动，

# 是创作还是模仿？

胡廷楮

在这个自然意识之上，才会有种种美好的诗情。缺乏少女之爱的意识，“美丽”也就缺乏质感了。

如果“她”某一天有了“创作的意识”，再一次面对一盏红灯，会不会以“爱”为价值观念，稍微修改一下“旧作”？

快把光明的灯擎起来了  
那里有美丽的天  
听着村里水流的声音  
我的爱人在哪  
我的红灯是这样的幻变  
像是美丽的秘密  
一个小女孩在灯下歌唱  
那时间的距离

面对一份图像，让机器码出句子已经很难，而让这些句子时隐时现地体现情感线索，或许更难吧？

围棋兼具艺术和科学，围棋大师是艺术家，人工智能研究者是科学家。双方在棋盘边上相聚，完全是奇迹。

将棋下得风生水起的AlphaGo也是奇迹。

这两年半，我经常和人工智能专家刘知青教授一起，研讨在棋盘上人的思维和机器的思维。

棋手是从审美开始自己的对弈思维的，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交错进行，令他们找到“最美”一手，也就是比较好的一手棋。这里的好，是对于形状的美而言，可以理解为合理、和谐、效率。

很长的时间内，计算机围棋都在沿用棋手的思维，用占有空间的大小，来选择落子点。但是，围棋经常是不可量化计算的。不可算而硬要算，可谓“蛮力”。这种简单的“只此一手”的选择，对于无可无不可的柔性思维来说，太粗暴了。何况那时的机器还是286，早期电脑围棋世界冠军，中山大学的教授陈志行先生，敲击一下

键盘，还得打一段太极拳，才等到机器的回应的一手。

十多年前，法国的研究者发现，每一着棋都可以换一种思维数字化，不是占有多少空间，不是效率，而是取胜的概率大小。只要选取可能的落子点，提取获胜的概率，一一比较即可。

十年中，计算机围棋获得了飞速发展，从被人斜眼藐视，一直到战胜业余棋手，战胜专业低段……最终，AlphaGo借助神经网络，在学习上获得突破，它学习了3000万样例棋谱，又经历了3000万样例的“自我学习”，终于积累了可击败一切职业棋手的围棋经验。人工智能这才让人刮目相看。在棋手评论中，有了思考深度，有了围棋美学，有了境界。

其实，我们将AlphaGo称为“机器棋手”是不够科学的。领衔AlphaGo研究的戴密斯·哈萨比斯博士说，围棋是一个良好的算法平台。AlphaGo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工程。AlphaGo战胜了所有的一流高手，与其看作是机器战胜了人，还不如看成整个研究团队借助了强大计算能力的硬件，以及高效的图像识别系统，战胜了个体棋手。

刘教授愿意将“人机大战”看成是有科学意义的测试，而AlphaGo目前比较确切的身份是人类的人工智能工具。AlphaGo非常出色，它下出了惊世骇俗的妙手，做到了你想做，又做不到的事情。可是，你不能说，AlphaGo具备了人，或者一位棋手的全面智能。例如，AlphaGo除了取胜，并不知道一点人情世故。今年初，AlphaGo的升级版Master在网上测试中，战胜了年逾花甲的聂卫平九段。然后，屏幕上出现了“谢谢聂老师”的字样。这不是在棋坛上“智商”无敌的AlphaGo“情商”的偶然表露。打出这一行字的是研究团队的黄博士，是科学家在向棋手表达感谢之情。

刘教授和我，一次又一次讨论，棋手的思维，在高效的机器面前是不是还有优势。AlphaGo没有风格追求，只是依照求胜的既定目标，基本上冷酷无情。真正的围棋大师，都不是单纯的胜负师，他们都有情感追求。他们有着自己所钟爱风格，可以理解为特别的美学观念。棋风一旦带有个性化的特点，必然有排他性，那些美学派棋手坚决不下“将棋盘弄脏的棋”。与机器相比，这或许是致命的“人性弱点”。不过，如果今后还有围棋大师，还会如前贤一样高扬个性旗帜。因为真正的棋手，总是重视内心的感受。也必然会继续在形象思维的世界中进行属于自己的创造。

围棋存在了数千年，这一游戏对于人的价值，在于交流感情、陶冶性情，深一层说，还有认识世界和自己。AlphaGo作为智能工具，在认识世界和人类自己那一面，一定程度上帮助到了我们。刘教授从AlphaGo找到了可以用于其它领域的“人工智能通用技术”，认为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人解决更多复杂的现实问题。今后，会是棋手，而不是人工智能科学家，和AlphaGo组成类似生物学上的“共生关系”。机器有人不及的智能，棋手有研究目标和数据，得机器相助，棋手当进一步认识围棋，然后认识自己。

如此，便是思想的解放，情感的自由。  
2017，初夏



# 笔会

谈艺录

归棋

(装置)

刘哲

《挥麈拾遗》是一册晚清诗话，作者丘菽园。

丘菽园（1873—1941年），名炜菱，字萱娱，号菽园。又有嘤虹生、星洲寓公等别号。福建海澄人，二十一岁乡试中式。幼时随父定居新加坡，为著名报人和诗人，享有“南洋才子”和“南国诗宗”之誉，一生以在新加坡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。

我因客居厦门，得地利之便，见过几种丘菽园的著作，包括诗集《丘菽园居士诗集》《嘤虹生诗钞》；笔记《菽园赘谈》《五百石洞天挥麈》和《挥麈拾遗》等。新加坡关于丘菽园的研究很多，如王志伟《丘菽园咏史诗研究》《丘菽园咏史诗编年注释》等。谢国楨《明清笔记谈丛》有对《菽园赘谈》的评价，认为记载中日甲午战争后新加坡情况的笔记当属《菽园赘谈》。谢国楨说丘菽园是“留心时事的有心人”（《明清笔记谈丛》第12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）。

一般认为《五百石洞天挥麈》《挥麈拾遗》是两种笔记，其实是“诗话”。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，主要文体形式即是“诗话”。近年专门研究“诗话”的著作不少，如张寅彭《新订清人诗话书目》、蒋寅《清诗话考》等。因为中国古代“诗话”著述多在题名中出现“诗话”二字，而对题名中未见“诗话”的著述，非见实物，相对容易遗忘。蒋寅《清诗话考》中将《五百石洞天挥麈》《挥麈拾遗》列入书目，但在“清诗话经眼录”章节中，未提《挥麈拾遗》，可认为此书罕见，而《五百

# 关于《挥麈拾遗》

谢泳

石洞天挥麈》易得。

《挥麈拾遗》线装两册，1901年铅印，列为“星洲观天演斋丛书”，全书共六卷，每卷单独标注页码。书前有陈范序和丘菽园自序各一篇。

《挥麈拾遗》体例和传统“诗话”体例稍有区别，即书中偶有溢出“诗话”的叙述，但此类内容在书中比例很少。关于书的体例，丘菽园曾明确指出“诗话与诗选，皆辑录他人之诗，其道本同，而体例则异。诗选遇佳诗必录，且不妨多录，篇首或偶叙论评赞与否，均从其便。诗话所重在话，涉及一人，必叙及一人之出处，录及一诗，必评及一诗之优劣，苟其诗有与吾语相发明者，即录之，不必定是佳篇，又其诗过于长者，为节省篇幅计，割爱不录。故诗选可供同好读，诗话只供同好观也。撰诗话者，能知此意，则其例余较宽。余于戊戌一岁，成五百石洞天挥麈十二卷，今撰挥麈拾遗，于前月上浣命笔，其以卒岁成书六卷，非自宽其例，又安望脱稿如是之迅速乎？”（下册卷6第8页）

《挥麈拾遗》对晚清多数诗人均有评价，有些得自文献，而多数是作者亲

历感受。作者本是诗人，所述晚清诗坛掌故真实可靠，对了解晚清诗坛很有帮助。有些掌故虽与其它著述略有重复，但依然可作参证史料。如记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，丘菽园认为：“陈右铭中丞哲嗣伯严（三立）主政，胸罗雅故，笔草高文，所交多海内知名士，中丞力行新政，伯严多赞誉，湘省部民称之为贤父子焉。伯严以弟子礼事湘潭王公秋生（闾运），素从问奇字，王先生老矣，年八十余，凡吾国旧学家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小学、金石、考据、诗歌、词曲、骈散体文，靡不博通淹贯，专门名家。享盛名者数十年……或传一日伯严中丞侧，中丞问王公何如人，公子讲对曰，东方岁星游戏人间一流也，中丞微笑颌之。既复作语告公子曰，吾心不解古之绝代佳人作何状，若王先生者，真个一绝代佳人矣。汝幸自持，慎勿被其引到旧学漩涡中，溺而不返也。人咸以中丞此论，谓有晋人清谈之风云。”（上册卷2第5页）。陈寅恪诗中也有“只识香南绝代人”，虽今典难猜，但连类推想，似不无启发。

《挥麈拾遗》对多数晚清诗人均有评价，可存史料，可资参考。涉及诗人相当宽泛如：赵瓯北、张之洞、易顺鼎、康有为、章太炎、严之震、张际亮、林昌彝、朱九江、潘兰史等，同时对闻粤地方文人诗人也很关注。也常有对清代大诗人的评价，如论钱谦益，丘菽园有这样的评价：“钱谦益诗集，传至乾隆时代，始因字面碍碍销毁，其人品节心术，殊无足取，若就诗论诗，则亦明末国初之豪士也。七言近体，尤为秀致天成，有肉有骨，亦沉亦丽，是盖专力于浣花草堂者”（下册卷5第21页），明确指出钱诗得益于杜诗，而将诗与人分别评价，确是知人之论。

丘菽园论唐诗时时有新见，他认为“白香山诗集，以新乐府为生平第一，七古虽享盛名，只是长恨歌琵琶行两题，此自为成诗以后之人言之，若就初学言立说，诗话则由杜入手，浩博无涯，古拙凝重，仍属一无所得，大抵先河后海，性各有近，其缜密雄浑者，宜从义山，其质实渊永者，宜从眉山，其苍凉感切者，宜从遗山”（上册卷2第17页）。

晚清诗话，稍知名者，已收罗完备，地方文献中偶有遗珠，《挥麈拾遗》可谓珍贵。

2017年7月23日  
“文汇报”  
微信二维码